



1998

ZHONGGUO ZUIJIA

中国
最佳

散文

韩小蕙 ● 选编



zhongguo zuijia sanwen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98 中国最佳散文/韩小蕙选编. -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1999. 7

(太阳鸟丛书)

ISBN 7-205-04510-X

I. 19… II. 韩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

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3040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351 千字 印张: 16 ½

印数: 1—6,000 册

1999 年 7 月第 1 版

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陶 然

责任校对: 吴广军

封面设计: 金 明
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定价: 22.90 元

依然舞引东风

——阅读 1998 年散文

韩小蕙

1

世界上的好文章真多,这是我阅读本书稿时的一再感慨。

彼时,书房里只有“哐——当——哐——当——”的钟摆声,那是乔迁时,一位文兄抱来的,英国大本钟造型,也像严谨的英国人一样忠于职守,常常被它震得心旌摇摇的,“哀时光不我待”。阳台外面,是高远的天空,有时瓦蓝瓦蓝的,纯净得像孩童的眼睛,有时又是白亮白亮的,蒙着一层思不透的白灰色,仿佛不愿走到前台来的历史……

我的眼前也迷迷蒙蒙地涨起一层薄雾,我怎么有些看不清散文了呀?

真个是,这两年,老有人说,现在文学散文不如学术随笔了,我也凭着似是而非的印象,稀里糊涂地跟着点过头。想来,真有点对不住这位老文友,人家一没有变老变丑,二没有丧失精气神儿,依然青春靓丽,依然舞引东风,依然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,凭什么,就说人家红颜已老了呢?

可是你为什么不分辩?

我使劲揉揉双眼。

2

跟着感觉走走走,干脆,打破论资排辈老规矩,喜欢哪一篇,就先道那一篇呗。

《进山东》把我看得目眩神迷,真想“哇噻!”一

声，正上初三的女儿告诉我，这是时下流行的后现代感叹用语，凡表惊叹时都可以使用。“哇噻”贾平凹，你可真够可以的——山东谁没去过，可是有谁想起把秦始皇和孔夫子合影并论？他们一焚书坑儒，一《论语》治天下，南极北极，风马牛不相及，你这个秦人的后代，却毫不含糊，“带来的惟是一颗头颅，在孔子的墓前叩了一个重响。”我的感觉，叩完了头你就站立起来，一下子就站到了云端那么高，俯视着旧鲁国、新山东你跨越着古今，思谋着怎样把它拎起来好好看看。难得你就真把它拎起来了，而且仅仅用了3000字！于是，我们顺着你的眼光，看到了——

“圆天之下是铅色的低云，方地之上是深绿的麦田，哪里有紫白色的桐花哪里有村庄，粗糙的土坯院墙砖雕的门楼，脚步沉缓的有着黑红颜色而皱纹深刻的后脖的农民，和那叫声依然如豹的走狗。”

这么提纲挈领的文字统贯着全篇，读得我浑身血流都加快了，连连击节，叹曰“大气！”寥寥几笔就把一方神圣的风土、世态、人情抓个正着，也不知贾氏的眼光是锥子型的还是飞毛腿导弹型的？只有局部、细部的眼光当然做不到，这也许就是大作品与小文章之间的遥遥距离？我认为《进山东》是贾平凹最好的一篇散文，实话实说，论他的文字功力，是公认的已化进了大作家的境界，可是内容却

往往限制了他，这也是很多人认为他的小说不如散文的原因；而他以往的散文，又多是局部、细部的刻画比较多，一个灵秀女子啊，一块边地丑石啊，描写得再出彩，也仅是一片绿叶，哪怕那是一片放射十丈金光的叶瓣，又怎能抵上一棵苍翠郁挺的大树？这回可好，山东以它不同凡响的气象把贾平凹震撼了，使他一踏上鲁地就找着了感觉，你从他的文字里面能读出他的激情，作文章么，最重要的不就是激情？

激情是响遏行云的一支鸽哨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抓不住，摸不着，是个忒神秘的精灵。而在越来越务实的商业化的今天，鸽子啊、苍鹰啊纷纷远避尘世，激情亦不断向上天逃离，只在雷霆暴雨的瞬间偶尔造访。所以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园女士也抱着《寻访激情》的期冀，走了一趟山西，不承想五台山正是“人流滚滚”，“宗教气氛已荡然无存”，“洋洋乎盈耳的，是由录音机随处播放的标准化了的‘唱经’……初听之下尚觉新奇，很快就倒了‘胃口’”。她寻找到了吗？似乎没有，因为她最终是这样对自己说的：“走到哪里真的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属于你自己的那种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方式，你自己的那份感受世界的能力。”

赵园女士说得对极了，不一定非得出得门去，登幽州台，辞黄鹤楼，问过青天，把栏杆拍遍，犹觉不过瘾犹说没找到感觉；甚至还得飞出国门，西出阳关东渡扶桑，或让天外边风吹个沙尘满面，似乎才能找到那个鬼精灵。不，不是的。有时逆水行舟，重新回溯到历史航道深处，

检拾起昨日的一枚鹅卵石,也能“忠愤气填膺,有泪如倾”。

3

回访历史,也是需要勇气的,因而很难。

最难在人格,有无勇气面对昨天的斑斑霉点,看看那些属于自己的不敢见太阳的错处。尤其是已经走到了世纪门槛跟前,就将推开门扉面对全新世界的今天,已再不能把一切都记在“时代”的旧账簿上,一推了事。君不见又一代孩子们在追着问:你们自己呢,当年的你在做什么?

是呀,当大艺术家田汉于“文革”的批斗场上“居然不跪,僵持着”的时候,

“有人上前按他的头,但他还是硬挺着脖颈不跪。人们恼了,吼声暴起,声震四壁。继而,全场静寂如死,似有所待,只听见‘咚’的一声,田汉终于自动跪下了!跪得很突然,声音很响,像一座大厦,甚至一座山样轰然倒塌,真是惊心动魄。这一声震碎了我年轻的心灵。这一声从此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中了。”

雷达先生在《王府大街 64 号》里描绘的这一幕,至今读来,犹觉身上阴阴发冷。当时狂热的人群中,有没有你,有没有我?那上前按住田汉先生头的人,是谁?今天,你是否已有勇气当众站出来,承认你错了,并深刻自审你

灵魂深处最卑劣的东西——至少，对田汉先生动手的，为什么是你而不是别人？！

可惜呀，时光已过了 30 多年，你已两鬓渐花，儿女们都已长成当年的你，可是你还在沉默着。难道你的心河当中，真就一丝一毫的悔忤也没有流淌过吗？果如此，那么将来，你该怎样面对孙儿女一代的质疑？如果你铁了心肠，发誓要把这过错烂在心里，一直带往彼岸，那么你想过没有，天国要是不接纳不知愧的人，你可何处安身呢？

难呀，迄今为止，我似乎还没有看到敢于站出来忏悔的人！真是怪事，那么一场全民性的空前浩劫，打杀了那么多人，砸毁了那么多瑰宝，抢掠了整整一个国家，忽然就灰飞烟灭，了无痕迹了？那么，如果这样的惨剧再度上演，你们——我们，是不是还会再次扬起“打倒……”的手臂呢？

我想，这就是作家们仍在手捂着胸口，坚持痛写昨天的原因，牧惠先生的《韦君宜和她的〈思痛录〉》、阎纲先生的《样板戏与猪舌头》、林希先生的《无望的守护》、邵燕祥先生的《伤心人祭》、从维熙先生的《回访一口井》、王树人先生的《未名湖与我的青春岁月》、铁凝女士的《二十二年前的 24 小时》……都写到了那些荒唐的年月。我们不能忘了那些岁月！我们必须重新进行深度反思！我们绝不能让那罪恶的岁月再回来祸国殃民！

——为了我们的母亲！为了我们的孩子！为了我们的亲人！为了我们的朋友！

——为了我们今后的日子！为了人类的明天！

梁晓声写到了母亲，但主旨不是纪实，而是一种自我追问式的、急煎煎的思考：《母亲播种过什么》？

这是一位很普通的中国母亲，一位劳动妇女。她的一生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，不外乎上班干活，下班操持家务，相夫教子，把一个家庭的日子编织得尽量美丽。她的话也不多，总是默默地干活，把天上的白云地上的花树都留给了儿女，自己吃在后面穿在后面没有享过什么福。她是那么的普通，她做的事情也是那么的普通，以至于作为儿子，连晓声对她都并不十分了解。直到母亲仙逝，送葬的时候，儿子才吃惊地发现，居然有那么多“弟弟妹妹”都来相送，母亲竟然还有那么多干儿女！原来母亲操持的，是一个偌大的家，在岁数大一些的晓声们“上山下乡”离去后，母亲以她母性的本能，义不容辞地将那些留在城里的“孤独、彷徨、迷惘、无奈、亲情失落”的小儿女们，“庇护在自己身边。像一只母鸡展开翅膀，不管自家的小鸡抑或别人家的小鸡，只要投奔过来，便一概地遮拢翅下……”

这样一位善良的母亲，她降生到世上，就是为哺育儿女而来的；而所有大地上的孩子，都是她的儿女；所以，她终生操劳不辍，直到力竭而去——中国的菩萨观世音，西洋的圣母玛利亚，就是她们供在神坛上的化身。

伟大的母亲啊，播种下的，是真，是善，是美，是爱。人间就是因为她们的坚强存在和温暖存在，而让我们

留恋不已的。

刘亚洲写到了儿子，也不是纪实的叙述，而是想架起一座沟通两代人的心灵之桥。儿子虽然普通，但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，就必然的多出了一些复杂的人生背景，也许，还会多出许多烦恼？其实，说来世人终归还是平等的，无论是降生在大富大贵的宫殿，还是落地在又贫又穷的茅舍，任何人都只能活一辈子，连多一天的后门也没有；人生的困惑也是同样的：怎么活好这一辈子？释迦牟尼降生在帝王之家，耶稣出生在马厩里，他们的先天可以说还是在同一起跑线上，之所以有了后天的辉煌，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都把握住了自己，排除了重重艰难困苦而战胜了自己。在人生之路上，最难的，就是把握自己，有时，个人就是挣脱不了命运的樊篱。

郭启宏先生写到了他的亲人，《长嫂》令人心酸的一生，确实让人想到了“命运”这两个字的威慑力。这篇长达近万字的文章，我几经犹豫，终于还是完整地收录进来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长嫂令人同情的苦命。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只因丈夫早逝，就背上了“克夫”的恶名，无论怎么夹着尾巴做人，就是不为家族所容，最终沦落成农痞之妇，穷困潦倒不知所终。这个悲惨的“故事”，因其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真实的散文，就格外具有了剜心割肉的痛楚，不能不令我们这些后来的女性，洒上一掬同情的热泪。人的命运真有如脆弱的芦苇，社会政治的狂风暴雨来了，能摧之；封建礼教的电闪雷鸣来了，能摧之；文化观念的霜刀雪剑来了，亦能摧之。把有价值的

东西毁灭给人看，悲夫！

写到友人的是金克木先生的《送指路人》，这是一篇悼文，送的是在1998年逝去的老友邓广铭先生。邓先生是中国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，生前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，以研究宋史和辛弃疾而真负盛名非是虚张声势的“著名”之类。然而因为曲高和寡之故，知道邓先生的人很少，比知道歌星影星俊星靓星文曲星的少得多多了！好在老先生早已看透世事，不为浮世虚名所动，安于斗室静心雕虫，管他世态炎凉春夏秋冬；加之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安定期，终于为自己九十二年的丰富人生画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。我猜想，金先生是太了解老友的为人和了一生了，反倒不可能像后辈弟子们一样，直接写出赞颂邓先生文品与人品的文章，他的这篇《送指路人》，回忆了早年间在北大，邓先生对他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影响，从中透出邓先生一心治学、兢兢业业的学问境界，于表面平静恬淡的文字叙说中，深藏了对老友一生的高度评价。不知道别人怎么看，反正我读后，原已在心里的那根对邓广铭先生的尊敬线，又一路上扬飙升，我对自己说：“若能像邓先生这样充实地活一辈子，可称为不虚此生了。”

丹晨先生的《斯人独憔悴》也写到了朋友，这却是一个让人叹惋的悲剧性人物。在文艺评论家唐因身上，再次印证了那句著名的论断：“性格即命运”。回顾唐因的一生，确有时代的、政治的、人事的、文艺观点的……各种烙印，然而最致命的一击，还是晚年那个折腾了他的女人，她达到目的后又去攀附高枝，而他却在这打击之下变

得心如死灰，从此一蹶不振，几乎与世隔绝，终于静悄悄走完了人生之旅。世事险恶，类似的故事我们听了不少，几乎每回都是当事者迷，也许，“大丈夫难过美人关”，古今皆然，人性的悲剧？

谜一样的人生！无解的谜！

5

还有一段千古的历史之谜，云里雾里，谁也说不清，道不明，就是那个曾经震惊了中外的丙子双十二“西安事变”。

素素的《空巢》指的是张作霖大帅府，它坐落在中国的北方大城沈阳市，此素素也即北方素素而非南方的彼素素。此素素也，近年来在东北地域游历了一大遭，写下一个“独语东北”系列，篇篇近万字，篇篇问古说今，篇篇透着女子少见的大气。《空巢》将昔日的张氏帅府、今日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学良旧居里里外外寻觅了个遍，用女性的聪慧灵秀去张望历史，祈求把已经死寂多年的档案文字激活。

这个中西兼蓄、举轻若重的大院子里，这些嘈嘈杂杂的男男女女之中，怎么就会出了个君子加英雄的张少帅？而这么个识大体，顾大局，一心想为拯救中华民族做些事情的“好人”，最后却弄了个不得放虎归山、被软禁终生的悲剧下场，太早的就退出了历史舞台——难道这世界真就是这么不可救药的荒唐，只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上演“人善被人欺”、“好人无好报”的历史大片？——难道

张学良真就是那么驯顺那么心甘情愿，真就那么没有一点反思没有丝毫悔意？历史从来都是人写就的，谁知道呢，也许，以几十年之后的眼光再看，“西安事变”也是一场人的性格命运的悲剧？

邓友梅先生的《又到扶桑》写的也是半个世纪前的一段历史，但他写的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，谁能想到，今日著名的京味儿小说家邓友梅，五十多年前的13岁头上，却有着一段被抓到日本本土当劳工的人生经历？这极不平凡的少年伤痕，与今天以作家身份再度访日相碰撞，旧地重游，旧人重识，旧时苦难的撩拨，旧日亡灵的呼喊……这一切席卷心河，必然的会重新撞出血泪，也注定了这篇文章所具有的感人至深的力量。加上邓友梅先生用的是今日——昨天相重迭、昔人——今人相对比的穿插手法写的，忽而是五十年前的苦海，忽而是真情热得烫人的现今，忽而是日本鬼子当年怎么怎么非人性，忽而又今天的日本老人们怎么怎么虔诚忏悔，把人读得心潮起起伏伏，鼻子一阵阵发酸，眼眶一次次发潮。我已完全沉浸在文章浓烈的感情之中了，完全忘了遣词造句、章法结构等等“写”的水平判断，这似乎又一次证明了季羨林先生的一个观点：

“常读到一些散文家的论调，说什么散文的诀窍就在一个‘散’字，又有人说随笔的关键就在一个‘随’字。我心目中的优秀散文，不是最广义的散文，也不是‘再狭窄一点’的散文，而是‘更狭窄一点’的那一种。即使在这个更狭窄

的范围内，我还有更更狭窄的偏见。我认为，散文的精髓在于‘真情’二字。”

这观点真的是很传统的，甚至可以说相当传统，一点也不新潮，也不标新立异，不时髦；还一点也不洋，连一句西洋大师的话也不引，真够土的。然而，我相信这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真理，因为真理往往都是最朴素和最普通的，就像科学院里有些蜚声世界的院士、博导、大科学家一样，他们穿着蓝色灰色的中山装，脚蹬圆口黑布鞋，说话绝不口出狂言，走路也不趾高气扬，和某些“半瓶子醋”或学术骗子相比，简直一点也不翩翩，可历史承认的是朴素的大师而非华丽的冒牌货。

真情，信乎？

6

当然，散文的写作远还复杂得多。

我对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随笔一向极为崇拜，他的那些名篇，诸如《历史的暗角》、《苏东坡突围》、《风雨天一阁》、《废墟》、《这里真安静》等等，大气，磅礴，激情，透辟，浓郁的文化氛围，高瞻的世相眼光，还有超人的才情。有评论家认为，余秋雨把 20 世纪中国的散文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，我认为这评价恰如其分。但是，我对 1998 年里余秋雨先生的创作不太满意，比如收入本书的《我的大学时代》一文，虽然与其他文章横向比



较，当然不弱，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“余秋雨应该是最好的”这种标准，就觉得他的这篇文章写得匆忙了一些，形而下的表述比较多而形而上的飞升没有到位，没有显出余秋雨式的恣肆汪洋的才气。我这样说并不是对秋雨先生的批评，而是想要表述散文的写作之难。

一篇优秀散文的诞生，从来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因素成就的，你说是真情、感情、爱情、激情？你说是题材、素材、语言、结构？你说是意境、胸怀、文品、人格？你说是生活积累、文化底蕴、思想高度、文字功力？……当然都是，哪一篇也离不开这些因素。可是天下文章，从来没有两两相同的，即使同一个作者，也不可能连连出手登峰造极的精品。从文学史意义上说，能留下一篇两篇就不错了，朱自清先生不也是以《荷塘月色》和《背影》两篇名世？从个人创作来说，能经常的保持上品就不错了，谁也不可能篇篇都是极品。我个人的体会，散文是呕心沥血的产物，有时候几年才能“炼”出一篇稍稍说得过去的，因而，对有着那么多精品大作的余秋雨先生来说，我想是上天格外垂恩才子的缘故；至于还有几位能“日产两千字”的先生，我对他们，只有五体投地的份儿了。

这种个人的体会，也向不少大家请教过，也和不少同仁切磋过，相同、不同的体察，不同、相同的观点，七嘴八舌，务虚务实，各持己见，一次、两次，八次、十次，一百次、一万次，还是说不清楚。讨论到最后，竟连什么是“好”也弄不清了！

——对于散文来说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？

——谜一样的散文，何时，我们才能揭开你神秘的面纱？

我个人的选择，不再论也不再说，个人写个人的，个人读个人的，呕心沥血的当然比轻而易举的好，喜欢的当然比不喜欢的好，多向别人的长处学习，根据自己的情况慢慢往上拱，下够了苦功夫慢工夫，成不成事就完全交给上天吧。

本书里，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，还有：季羨林先生的《虎年抒怀》，激情，睿智，真性情；袁鹰先生的《宣南雨又来》，悲壮，惨烈，历史感；冯骥才先生的《挽住我的老城》，真切，揪心，切肤之痛；梁衡先生的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，美丽，哲理，感人至深；张抗抗女士的《瞬息与永恒的舞蹈》，凄美，绮丽，开人心扉；匡文立的《首阳山信步》，宽阔，从容，说古论今；张立勤的《日记中的克利》，细腻，聪颖，书卷之气；冯秋子的《白音布朗山》，灵秀，奇异，冰雪聪明……还有一篇要多说两句，就是蒋子龙先生的《喜丧》，这篇长达万字的散文，也是无法删节的，他把中国农村的一个丧葬过程，从当事人受没受罪的死开始，逐渐通过“礼——吃——烧——唱——哭”各个步骤，全景式地描述了一遍。我们则被这现实主义的荒诞，吓了一跳又一跳，最后失魂落魄，逃回城里，暗自思量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，实在是太肤浅了！

哎哟，我必须打住了，不然，我就要把全书统统都复述一遍了。

力，大大超出我的预算，前前后后共费了3个月的时光，编选是认真、严肃的，表现在：

(1)为了不辜负“最佳”二字，我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，读了差不多有上百位作家的四五百篇作品，有的篇什反复读。

(2)有的作品不甚满意，寄回去请重选，实在不行的就淘汰，不凑合。

(3)遴选实行“唯文”原则，有些名家的不太好，即作罢；有些非名家的很好，即使篇幅长，也选入。

(4)遗憾的是还有些作品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本书篇幅限制在30万字以内，不得不实行严格的一人一篇主义。其实，如果以“1998中国最佳散文”的标准衡量，有些作家的另一篇、另两篇作品也是应该进入“最佳”行列的，为了不误导读者，特在此说明。

(5)本书最终共选入82篇作品，以作家们的年龄排目录，长者为尊，男女平等，总的来说还是男作家大大多于女作家，巾帼仍需努力。

8

这已是我编辑的第15部散文随笔集了。已经出版的12部，都陆续得到好评，希望大家也能喜爱本书。谢谢！

1999.3.4 于北京南郊西马场

目 录

序：依然舞引东风 韩小蕙

——阅读 1998 年散文

张中行	老境.....	(1)
季羨林	虎年抒怀.....	(5)
金克木	送指路人.....	(12)
周汝昌	秋之说.....	(18)
张世英	感受北大.....	(21)
艾 煊	预请柬.....	(27)
吴冠中	北京居.....	(29)
黄宗江	又到上海.....	(36)
林斤澜	轻重小驴车.....	(43)
来新夏	旧书店.....	(50)
牛 汉	关于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.....	(54)
谷 林	学英文及其他.....	(58)
袁 鹰	宣南雨又来.....	(62)

——浏阳烈士谭嗣同殉难百年祭

牧 惠	韦君宜和她的《思痛录》.....	(67)
李国文	拾叶者言.....	(74)
姜德明	从巴金、曹禺的友情谈起.....	(78)
叶 楠	太阳岛上滞留着诗魂.....	(81)
林 非	岳阳楼远眺.....	(86)
邓友梅	又到扶桑.....	(91)
丹 晨	斯人独憔悴(节选).....	(114)

——唐因逝世半周年祭

谢 冕	蝴蝶也会哭泣.....	(122)
	一条鱼顺流而下.....	(124)
阎 纲	样板戏与猪舌头.....	(126)